

90岁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

四川著名剧作家徐棻：明年还有新戏跟观众见面

11月27日晚，第十八届中国戏剧节闭幕式在杭州举行，90岁高龄的成都市川剧研究院著名剧作家徐棻荣获“2023年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戏剧）”，与95岁著名京剧演员赵燕侠共享殊荣，成为继著名剧作家魏明伦之后，我省又一位获此荣誉的川剧名家。11月28日，徐棻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坦言：“感谢中国文联授予我终身成就奖，肯定了我的戏剧人生。”

徐棻，1933年生于重庆，国家一级编剧，川剧史上第一位女剧作家，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曾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省剧协副主席，获得过“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她60余年的编剧生涯，创作了川剧《死水微澜》《欲海狂潮》《田姐与庄周》《尘埃落定》《目连之母》《马前泼水》《马克白夫人》《都督夫人董竹君》《激流之家》《燕燕》《王熙凤》《秀才外传》，话剧《辛亥潮》、舞剧《远山的花朵》、晋剧《烂柯山下》、滇剧《贵妇还



著名剧作家徐棻。图据受访者

乡》、昆曲《十面埋伏》、京剧《千古一人》等一部又一部经典作品。

这些作品被誉为“名角营养钵”，先后成就了梅花奖获得者12名，“白玉兰奖”获得者7名。此外，徐棻还著有长篇小说《苏东坡》《成都辛亥潮》，《舞台

上下悲喜录——徐棻谈编剧》《新风徐来——徐棻剧作新选》，以及电视剧、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戏剧评论等。

徐棻曾三次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多次荣获“文华大奖”及“五个一工程奖”，还是“巴蜀文艺终身成就奖”获

得者。此次荣获“2023年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戏剧）”，她感慨万千：“这个奖肯定了我的戏剧人生，肯定了一路上扶持我的领导们没有心血白费，也肯定了一路上和我合作的伙伴们没有枉自辛劳，感谢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带给我的美好的一切。”

徐棻告诉记者，她六七岁时就与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时候的她，看完一场戏就能大致记住戏里的角色、台词和动作，回家就对着穿衣镜开始演绎，所以她从小的愿望就是当一名演员。北大新闻系毕业的她，更是凭借自己的第一部剧本作品《燕燕》，从演员变成了编剧。

从28岁编剧到现在年过九旬，徐棻仍然在创作。今年10月，由她编剧并任艺术指导的川剧《花自飘零水自流》亮相北京长安大戏院。“虽然‘挂笔’了，但我只是不创作新剧目了，并不是不写了。明年，我还有一部戏要跟大家见面。”至于剧名，徐棻笑着跟记者说“先保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今晚，川剧名家新秀同台

四川省首届川剧汇演将在成都城市音乐厅举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荀超实习生莫默蕾)11月29日晚，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四川省戏剧家协会、四川省剧目工作室、四川天府演艺集团承办的四川省首届川剧汇演将在成都城市音乐厅上演。

该演出以“川流不息”为主题，秉持“经典永流传、叫好又叫座”理念，旨在通过打造一台名家名角汇聚、院团交流互鉴、新秀争妍斗艳、深受群众欢迎的川剧盛宴，集

中展现本届川剧汇演剧目复排创演、人才挖掘培养等方面工作成果，艺术展现全省川剧界坚定文化自信、勇担文化使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奋发态势。

届时，观众可以通过“序章”“花满梨园”“艺韵留香”“蜀戏绘情”和“尾声”五个篇章，欣赏到戏曲舞蹈《你从历史中走来》、川剧汇演汇报片《你看到的川剧》、《草鞋县令》片段、《江姐》片段、《梦回东坡》片段、儿童川剧串表演《川剧新生

代》，以及折子戏《白蛇传》《八件衣》《功夫》《铡美案》《柳荫记》《梅女》等，近距离感受川剧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演出汇聚了晓艇、刘芸、陈智林、沈铁梅、陈巧茹、肖德美、刘谊、王超、王玉梅、孙勇波、胡瑜斌、虞佳等众多“梅花奖”演员，以及一批青年新秀，他们将通过精湛的唱、做、念、打，为观众展示川剧的多样风采和时代风貌。

此次活动中，还将颁发“组织工作奖”

“年度英才奖”“优秀剧目（折子戏）”“特别贡献奖”和“优秀剧目（大幕戏）”五轮大奖。剧作家徐棻、作家阿来、考古学家霍巍、画家阿鸽、歌唱家王宏伟、曲艺家张旭东、演员韩庚等文艺界人士，也将作为颁奖嘉宾出席此次活动。这场集艺术展示、文化交流、人才选拔和奖项颁发于一体的盛大活动，将展现振兴川剧40年来，奋进的“川剧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促进川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的优秀成果。

《吾爱敦煌》封面观影团专场在成都举行

陈瑾谈樊锦诗：和她在一起就会被融化

11月28日，电影《吾爱敦煌》封面观影团专场在百丽宫影城(成都太古里店)举行。导演苗月、主演陈瑾、同名主题曲词曲作者何训友亮相，与现场百位影迷分享影片幕后。苗月与陈瑾是多年的老搭档，现场的分享氛围也充满欢乐。陈瑾透露，自己曾因为“够不着”樊锦诗院长而决定辞演，为此差点跟苗月导演“闹掰了”。好在开拍前，因为与樊锦诗院长在敦煌一周珍贵的相处，让她有了更多演好角色的勇气：“老人家在一点点塑造我，让我跟上她的脚步。”

主演陈瑾揭秘幕后为角色差点跟导演闹掰

电影《吾爱敦煌》讲述了以“敦煌女儿”樊锦诗为首的老中青三代守护者们对敦煌艺术文化的保护、研究与传承，并以此片致敬与传递他们的精神力量。

此前，该片在敦煌举行首映式，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到现场采访，目睹了樊锦诗院长对《吾爱敦煌》影片及主创的称赞，也见证了主演陈瑾与樊锦诗院长之间的温情互动。11月28日，电影《吾爱敦煌》回到成都路演，导演苗月、主演陈瑾、同名主题曲词曲作者何训友亮相封面观影团专场，看到现场众多的年轻影迷，又分享了更多的幕后故事。

陈瑾透露，自己为了这个角色，跟合



影片《吾爱敦煌》导演苗月(左)和主演陈瑾在封面观影团专场与影迷见面。

作了多年的老搭档，导演苗月差点闹了：“最早我很愉快地答应了，答应完了以后发现我演不了，我觉得我够不着这个人的灵魂。然后导演一下就‘疯了’。有一段时间我们俩都不说话了，她说‘你怎么

可能演不了呢’？”她坦言，以前一直认为要跟优秀的人在一起，在他们身边也会提高自己的审美，但那一次，“我拒绝了向一个高尚的人靠近的机会”。

而到后来，两个老搭档又慢慢聊了起来，陈瑾在苗月导演的鼓励下，重拾信心去“够”角色。更幸运的是，开拍前有一个星期，一直都很忙碌的樊老在敦煌没有外出，这给了《吾爱敦煌》剧组一段珍贵的时间拍摄更多素材。陈瑾坦言，那一段时间跟樊老待在一起，很珍贵，“她给了我很多感性的认知，她给我讲洞窟，讲考古报告，看她的生活照片……你就会被她融化。老人家在一点点塑造我，让我跟上她的脚步。”

导演苗月谈拍摄讲究人员最少设备最小

电影从筹备至上映前后历时五年，在取材、采风勘景，探访原型人物等前期工作中就下足功夫，拍摄过程也充满着挑战和考验。导演苗月透露，拍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在保护文物的同时保证电影画面质量，为此剧组与敦煌研究院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借助复原洞窟拍摄，利用镜子反射光线，将电影摄制对文物的影响降到最低。

“从摄制组的人员构成到设备等都有讲究，现场拍摄的人是最低的，设备是

最小的。”苗月导演讲述，一般摄制组都有几个大监视器，而这次《吾爱敦煌》剧组全采用小监视器，因为空间限制，她基本上是站着看监视器。不可能随身带很多东西的她，在拍摄期间都背着一个大包，随身装着材料。陈瑾现场回忆起导演苗月的片场装扮，仍笑得直不起腰。

工作人员也要精简，苗月透露：“我们一般的摄制组至少是100个工作人员，这个戏因为在洞窟区拍摄，要把人员限定到最少，最后留在现场也就二三十人。”

影片《吾爱敦煌》结尾，呼应着开篇的大漠和夕阳，夕阳下的人从青丝到白发。不过，在千年的光阴面前，“敦煌的女儿”似乎从不觉得自己的坚守有多漫长——“夕阳还是那个夕阳，只是有多少人，已经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之中。人其实很渺小，人一生中能做事情非常少，我们都只是个过客。”

电影落幕，封面观影团的影迷们在朋友圈等社交平台分享着自己的观影感受，“樊锦诗院长的故事让人敬佩，想去二刷，也想去敦煌看看”。也有影迷表示，“从樊锦诗院长的身上看到了宁静的力量，真正感受到了何为‘择一事、爱一人、终一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琴 摄影报道